正誼堂全書

日仁73
743
17

和 18
門
號 743
卷 17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仝校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爲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

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諭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擧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麤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卻不知雖支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文擧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髣髴眞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悟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歎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卻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固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卻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

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卻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耶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則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科舉之敎無益誠如所諭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句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　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一以循其迹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餔歠尤爲猥屑似亦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敎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陳安卿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

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卽所謂春夏秋冬之氣
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
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
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
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
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
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
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
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
於必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
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胷中光明瑩淨超然於
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
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
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
未感也則此心澈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眞對
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
則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
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
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
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

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閒夫然後向之所
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眞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
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王丞
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
與天地流通必有微驗處更幸見教洎因復有後篇所
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
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
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
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閒此心之所
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
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別
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
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
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
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
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
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
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
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
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

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麤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閒親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閒而不流行矣次

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人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達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天之所以不殀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夭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閒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

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市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批此篇後截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衮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涪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源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

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麤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答陳廉夫

示諭縷縷足認雖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

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長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卻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眞有益也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躐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己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卻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爲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

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閒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墜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

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諭木燒爲灰入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旣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卽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喜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放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尙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閒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陳器之　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

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開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閒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閒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以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

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胷合無閒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悤悤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宛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熹叩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幷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麤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

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章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熹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向寒千萬

以時爲親自愛不宣熹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椀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胾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咽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諭將欲損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眞之弊也夫道在

目前初無隱蔽而眾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
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
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
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
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覆以味其立
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
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
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
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見輒
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
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
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
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
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惟求之不得而已
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不敢不以
告也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
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
以久亹亹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
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
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辨而

明矣史論卻勝他書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答楊子順履正

示諭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日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承許枉臨尙須面論紛紛一本作紜紜

答吳生　琚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

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
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
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胷中豁
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諭似於義理未有
實見而强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
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斂退篤實之意是
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
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至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
若熹之愚無以及此然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而又不敢
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逸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
言不能文恕其僭率千萬之幸

答陳衛道　翬

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沈迷冒沒之流遠矣
但猶有許多節次脈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
不可謂無所見但卻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
裏許眞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
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
絲忽閒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
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
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

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此卽來諭所謂擧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今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胷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而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槩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契尙容反復也

答陳衞道

示諭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卻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卻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眞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

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
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
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
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
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若磨鏡垢盡明見
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
人處不妨顚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卻自不須如此前書所
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顚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
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卻不須絕
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塡
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
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
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眞實者卻已絕滅故儒者之論
每事須要眞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籠侗底影象來此罩
占眞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擧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
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旣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
欲卻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
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
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
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

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卻見諭也中庸欲修改未得功夫然看文字亦不可如此一輒念過便只領略得儱侗影象不見裏面閒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必竟之必恐當作畢

答周南仲

承諭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原無閒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册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卻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眞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許生中應

去歲薛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跲伏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諭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端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

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宣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諭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俟報也

答曾無疑

所論爲學之意甚荷不鄙但若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疏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自明眼人觀之固不待其詞之畢而有以識之矣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

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他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熹竊以爲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枉費言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旨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拘束强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

答林叔恭

爲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答胡季隨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

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麤有得力處也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卻不錯也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少日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泛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卻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卻是三四十年身所親歷今日麤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故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諭不能俟其徹頭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深省而痛革之也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麤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南軒文集方編得略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

確實痛切今卻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
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
耳

答劉子澄

熹至愚極陋自幼事事不能及人顧乃不自度量妄竊有
意於古人爲己之學雖講之有年矣而未始有聞也徒以
從事之久足迹相接於先生長者之門反復論辨不絕於
一二友朋之口是以人或以務學之名歸之而世之不識
其面目不接其言議者遂相與疑之以爲是果何如人也
誠使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而徐察其所爲則究然一
庸人耳其不唾之而去者幾希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簡直
道發軔進塗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
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耶誠如是則所以
取友而輔仁者擇之亦宜審矣乃道聽於人枉道垂顧以
禮於名爲務學而未始有聞之庸人畀之手書辭高而禮
下熹誠不佞不識執事於夫人之言何所取信而遽爲謙
屈以至於此也既又留連竟日告語不倦雖蔬食菜羹相
與共之略無厭怠之色則又疑執事眞若有取於熹者顧
樸陋荒淺殆不能有以裨補一二爲懿率意妄言間亦自
知其可笑也然則執事果何所取於斯哉恐懼增劇因風

陳布莫究所懷

與汪尚書書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内有識之士蓋莫不爲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爲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茲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爲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眞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爲眞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爲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閒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置之眾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

以偷薄浮華爲眞足尙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謬深詆王氏之失識者韙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奬甚厚往者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遲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爲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卽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灑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己也有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自者明公尙勉之哉

答薛士龍季宣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己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顧以憂患之餘屏迹田里而執事名問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擴之之來乃知深膺睿眷出試輔藩宣布之初譽處休治深以爲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麤麤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

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幷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絫分寸躋攀以幸其麤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慄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勿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

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犯
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嬾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
忍復爲影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
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
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
服至意無以爲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儻未斥
絕尚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塗則執事之賜厚
矣他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
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
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
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
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
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淄澠輕重厚薄
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
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歷間嘗取湖學規制行
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
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
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遥想郡齋之閒伏紙不勝引領

答劉季章

熹再啓熹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

餌雖不敢廢然未必能取效姑復任之無計可爲也所諭己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卻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疏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眞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即寄去王晉輔好且勸他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閒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滕德章

到官既久閒學政甚修想見橫經之暇亦自不妨進修之益也熹衰病益深無足言者鄉在彼刊得四經四子當時校勘自謂甚子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禹貢厥貢羽毛之羽誤作禹字詩下武三后在天之三誤作王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疏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爲佳此只是修改舊版但密爲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僞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答滕德章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歎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答滕德章

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南軒之文近方爲編得一本然尚有不敢盡載者東萊文字須其弟編定乃可行然近日書坊皆已妄有流傳不可得而禁戢矣示諭溪堂序跋此固

所不忘但年來病思昏憒作文甚艱又欠人債負頗多須
少暇乃可爲耳聞德粹以新侯之來頗不安迹仕宦遭此
是亦命但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爲之屈也

答滕德章

德粹之來幸此款曲所恨賢者在遠未遂合幷之願耳廷
對甚佳三復增歎然今既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爲己之
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
言之不復縷縷也

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
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然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
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閒斷爲敗不
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眞有德之言也

答鄭仲禮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
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
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
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
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
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爲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

致此意

答程正思

且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恐卻有合疑處不知致疑耳所示孟子數條大槩得之但論心處以爲此非心之本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卻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處見得未明無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眞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睨耳故不必深與之辨

答周舜弼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槩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卽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

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眞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卻且就日用閒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卻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生疑今已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幷及之然其切要工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也

答周舜弼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卻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知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己而止於文字上揑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斡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答周舜弼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其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工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詞如此是亦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褒一貶之雜也

答林叔和

襄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册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閒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答詹元善

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著

答朱魯叔

劉守請祠未報計須且留知早晚得親炙又與程弟講學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

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答詹兼善

示諭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所論孟子甚善其大槩不外此矣更於其閒子細研窮見得曲折處方有意味願益勉旃以慰所望

答呂士瞻

道一遠來甚慰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適值小冗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於爲己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再三留之今日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政使實得亦須接續工夫常不閒斷方可保任況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鑪鞴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

答方道耕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淩高厲遠之志士友閒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閒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

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己材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縷縷幸恕僭易也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具悉但泛說尚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爲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

答呂子約

諭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爲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剋責如此太深卻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潘文叔

所諭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入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眞實地頭也

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以自歎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

答滕德粹

熹冬來卻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足少慰離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何切宜痛加矯厲專一切功庶幾不至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黃直卿

示諭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卻恐不能得展拓也子細已別錄去可更詳之

答劉平甫　珏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閒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鈔書讎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游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

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疏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游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以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眾怨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丈正歲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眾說紛紜未能自決卽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他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看爲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爲善間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爲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闊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游廢業爲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

祝且温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答劉平甫

尊嫂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學矣日月易過毋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嘉以同召者例有任滿指揮不免援例陳請范丈亦以爲兄至此渠究甚不得款語然卻儘有合處不至如早賦之矛盾也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元履向至秦寧譽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爲過情之聞則甚善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教叅日啓發蒙陋爲幸多矣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絶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憒憒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已居敬以終其業

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繆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憒幸甚幸甚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閒言語也廣文更欲刊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往往伯崇游談之助爲多也孟子看畢先送伯崇處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間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乏人只附此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麤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敝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衮穴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

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
靡徹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
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卽應接之間尤
多舛逆如來敎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
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
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敎尚賴尊兄未卽遐棄猶時有
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係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
告來諭勤勤若眞以其言爲不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
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
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
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
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麤須一一究之
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
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
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
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
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僭易陳聞不識尊意以
爲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敎伏讀喜幸
開豁良多然方究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
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

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
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既以自
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
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略下手會究中輟他時附呈未晚大
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
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
時有一目錄近亦修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幷俟他日淵
源聞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丈之議
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
以進也高文委示尤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
氣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欲言者非近世空言無用之
文也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
踐履之熟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慤誠之氣他時若
得盡見遺編何幸如之遺錄行狀幷且歸內改定後更望
別示一本幸幸孔明傳近爲元履借去示諭孔明事以爲
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
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
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嚮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
三郡必齮齕首事者墳墓矣拔眾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
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

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擧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來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妄論如此如有未當因便有以見教幸甚雜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嬾墮日甚不覺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卻行也必矣自此予書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爲小人之歸舍是而唯焉殆非所望於直諒多聞之友也

答何叔京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卻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字擇之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己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大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他答問反復及他記序等文尚

多以伯修行速不能鈔爲恨熹前此書中所請教者於尊意云何竊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曾上稟逗夫到日借數人來爲相聚數日之計今恐已熱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久留而尊兄已就道久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爲深恨也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爲然但熹欲傳末略載諸葛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卻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蚤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

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爲如何但欽夫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爲比熹則以爲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爲天地心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好是懿德欽夫說見別紙熹則竊以爲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好者爲可欲而以懿德爲可欲此爲失耳蓋好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眾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眾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卻以見教幸甚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

答何叔京

示諭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顧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卻望指摘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昏憒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嬾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爲多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疏脫處都不蒙一

掊擊何耶前日伯修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當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有所進否左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諭孔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誅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徵見舊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爲如何

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傳無人鈔得只納印本去此有別本遂留几閒可也知言所傳已借出卻借得一本在此看本欲轉以上內然所借書已多一日之力何能遽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熹蓋寤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已覺知是病矣西山集前便恐有浮沈不敢附今付來人其閒大有可疑處未暇論論也

答何叔京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蒯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憒憒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閒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諭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得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諸葛之論乃是

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春秋褒死節然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閒必有微意思之未精考之未徧不敢輕爲之說請俟他日也惟微者心也復者所以傳是心也若滔滔汩汩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懿德而立文耳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爲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求質正又疑孟之說尚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擇之前日爲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且夕附便致之也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主人未知室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不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邇臣具員充位而已其姦險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他未易以言既也北虜責歸降甚急予之則失信生亂不予又慮生釁隙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斷然不予但上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之諫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觀此邊事亦不能久寧矣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辯之書爲之媿汗不能已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幸閩里麤寧老幼平遣雖貧悴日甚且復推遷官期亦未及區區甚憚此行欲俟暫到復爲請祠計若不獲命始當奉來教以周旋敬夫相爲謀亦如此也竊承深以去親爲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諭溫厲之說不記當時如何及之若直以厲爲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爲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來教所謂聖人所以處中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但爲偷兒入室夜囊爲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答問六條得以見邇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析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爲是也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諭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功夫田地不容少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天資粹美自無分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觀聽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眞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麤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胡季履

向來雖幸一見然忽忽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於朋友間得窺隹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顧未得會面爲歉耳今承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騖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每念聖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季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

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當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卻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庭非他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於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答汪長孺

示諭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卻只見得欠闕始是眞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略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殆有進步處耳

答王近思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著眼目多被題目轉卻已是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肋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爲文用力處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卻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鈍久不爲文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更思之抑人之爲學亦不專爲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爲己之學亦嘗致意否汝器諸友相聚日

所講者何事因來更詳及此爲佳

答王近思

窮思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修身以畢此生而已叅書所問緣多出入無人收拾往往散落以此不及奉報然其大略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誇世俗而已年來嬾廢於此尤悉棄置不能有所可否於其閒也

答王近思

示諭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祇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學問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略然後復以見諭計其閒當有愚辱問而決者矣所云或者競生新意不知此是何人并幸諭及

答王近思

別紙所示適此究究不及細觀大抵似有要說高妙作文章之意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也但日用之閒以敬爲主而於古昔聖賢及近世二先生之言逐一反復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當有貫通處而胷次了然無疑矣

答王近思

所論縷縷已悉大抵吾友明勉有餘而少持重韜晦氣象此是大病今秋若與薦送能迂道一見過幸幸所懷當面布之乃可盡耳聞祝弟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稾往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誤人甚不便可爲焚之

答王近思

到此悤悤三月政不得施教不得行目有愧怍而已所論已悉洪範說未暇細看此間相去不遠不知能略見訪相聚數日否此事須款曲講論方見意味非文字言語可寄也人還草草餘俟面道

答王近思

平時無事是非之辯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卽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

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答馮作肅

所諭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
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
矣若因陋畜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
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諭頗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
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久之須得
力也

答董叔重

所諭數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閒爲佳不
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答傅誠子

茲承惠書足見好學之篤已足爲慰矣比想冬溫所履佳
勝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爲學之害須且放下只
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
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
之閒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
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二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
且討箇書讀換卻許多勞攘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既知
得大有妨害便歸除了何問之有如此紛紜自作纏繞無

了期也

答余國秀　宋傑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麤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册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

論辨也

答余國秀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與晁亞夫　淵

奉別逾年思念不置然一向不聞問不知何時到家州舉得失復如何也比日冬寒爲況想佳門中尊幼一一佳適熹去歲到關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

歸家未久已聞劉德脩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別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之多奇也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因夔州江教授便人附此託趙守轉致地遠不能多談惟千萬進德自愛而已

與曼亞夫

長沙之別忽忽叅年都不聞動靜深以爲念度周卿來略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爲況定何如德門尊少計各平安家居爲學所進復如何也熹連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無復强健之理所幸初心不敢安廢亦時有朋友往來講習僞學汙染今人恐懼然不得辭也周卿相見必能道此閒事與所商確之曲折因其歸謾附此紙相望之遠會面無期惟以慨歎耳

與曼亞夫

一別叅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爲況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讀書求志不必遠游以弊歲月也熹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爲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爲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不知亞

夫比來所進如何今因建昌包君彌書之行附此奉問別後爲學功第所得所疑可因其還一二報及渠說欲求其醫書必能自言曲折幸略爲訪問也去年度周卿嘗託致意不知曾相見否劉范李游諸賢計各安健前此便中亦時得通聲問也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愛以慰千里相望之懷目昏燈下草草

答葉仁父

他諭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腳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惟其一二或以貧尤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粲承諭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僞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諭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

時自愛

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答孫敬甫

便中再辱手示欣審比日侍履佳慶所諭爲學本末甚詳乃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蠭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爲歸岐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通透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來人云往昭武不復俟報章今遇此便途中草草奉報未能究所欲言正遠惟以

朱子文集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仝校

與留相公書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區區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即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奉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

同治五年福建正誼書局重修開雕

朱子文集卷之七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仁和林　昨曾省軒覆校

侯官馬　申宏甫分校

閩縣何　藻漪秋汀分校

持狀申省愚慮恫款罄竭亡餘不敢重瀆崇聽得賜省覽詳悉開陳上謹聖朝予奪之公下至匹夫辭受之義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諭經界利病乃是溫陵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日肆搖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始必爲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卽欲略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紛紜之後又復如何非閒人所敢干預第因下諭之及敢布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戢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吝有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乖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況如丞相尤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爲之申雪固不得鄙言而後信但得榻前委曲敷陳特與昭洒不唯直旣往之冤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美遜直之心亦不爲無所助矣如聞比日朝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爲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牆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諒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

可見而勳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
有曰諸有思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
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
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易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
之爲愈乎至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爲丞
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
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鐫諭至於勤縟三復愧
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
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
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於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

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
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
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竊嘗謂此乃
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
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
舉眞可爲萬世法也者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
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歷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
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
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
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

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
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
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
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
知言知人聖有明誡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
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
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
而消也五龍天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蹢躅之孚
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
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
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
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少傾而陷入其黨
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
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
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
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日昏作字不謹辱匄
原恕自餘惟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毖重茵
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相公書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閒諸公不

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嬾不堪劇部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加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姬妾之厚而匹夫之志因已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麤伸己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叅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卽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諭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

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冏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據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可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況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冏面汙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冏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答汪尚書書

國史侍讀內翰尚書丈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翰之賜卽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聞久矣今日得崇安

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
以竊聞比日暑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爲慰熹學不加進
而迂戾日甚特以去違門牆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以故
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
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
附徐倅書已悉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
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
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
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爲之又非可行之官且
諸公皆以耆德儁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
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熹
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朶頤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卬
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
判然於胷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
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暮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
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
至若一旦眞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
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
皆適於義而已熹察蒙敦譬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
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

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
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
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區區仕而
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
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爲譴而欲與之上下
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
矣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閒蓋有未及省察而謬
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
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
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爲何如
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原明親炙
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
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胷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
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遽不能盡懷伏
惟益爲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答汪尚書書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溽
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
啓弁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懇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
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讒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

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
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
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紊月矣似又未有
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
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
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
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而其身不若
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
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踽踽然冒利祿而一來
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
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
日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
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爲熹謀者反未盡
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
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
矣尚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
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況市朝膠擾之
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
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
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爲大幸若

進德修業爲主眷人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與陳丞相書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祗事之期囊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獧樸愚不堪

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此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卽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復因徐倅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進見未期伏乞

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
卽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顧以近制不應辭避之科因欲復
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共水菽之養則又以待次尚遠
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寢默以至於今幸官期已及而
廟堂又特爲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
不爲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
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
厚矣或恐未卽遽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說蓋熹雖愚
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閱天下之義理
亦庶幾不爲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
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爲不厚豈不願及明
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遂巡退縮以求守此東
南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
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寞
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
得遂變化其狂獧樸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
薰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敎而不敢辭也明公亦
宜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
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
士雖有囂囂然處畎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爲明公出況如

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
護鼎食以慰具瞻熹不勝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
伏惟照察

與趙尚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稟一二事不審合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
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
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
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
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惟其
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捄正若其

他閒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
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惟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士議
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
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
法中略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
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
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
所規畫皆是掊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
修整乎又況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
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疏闊之策

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
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
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
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
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
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
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
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
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
無毫髮之弊然後幷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
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資高明
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
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
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惟熹之至愚以
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
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尚書頗以簡貴自
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
於楚梁之閒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
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己
以下猶然而況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

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不宣

與黃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游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非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負此慚惕無以自容熹竟不免臨漳之行示諭積弊此固當然其橫斂擾民爲害有大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未敢洩此意若過劍禰得左右在彼面議爲幸或出沙縣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疏又多時不出意思疏嬾既承當了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子細商量也請祠事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爲學則在官何嘗不可爲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之說甚善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愚意以爲如此則只做得一事不如斂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爲豪民坐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子細商量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算其多者爲之耳只恐一日饑荒卻思此來

無討
處也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嫌怯況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腳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留此閒漢在山裏喫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蘊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諭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窶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報可踧踖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倖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

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句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麤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僕僕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妙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所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悤悤說話不盡只成閒追逐也

答呂伯恭別紙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懼今得來諭敬當徧以警告常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卻是老成敦篤志行可保之人往往又卻遲鈍看道理不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眞難得耳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邇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邸副本錄呈敎說雖詳然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爲卻回仍別爲作數語見敎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惟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怪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卻心性雖欲勉彊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

病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略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爲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爲終身之恨而其爲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爲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爲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爲煩也揆路未敢作書煩爲深達此意只俟此事定疊再得宮觀如舊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既未受命亦未敢便落舊檄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如此亦決然難受亦可微詞諷曉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迹使不至疏脫深有望於高明也

與曹晉叔書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洒然誠可歎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聽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日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

於道德可惜屢詢近況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共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看上蒼如何耳

賀陳丞相書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懍懍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爲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亢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

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
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
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
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來其
助如拯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
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
其士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
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
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
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
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
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
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
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今
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
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
履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
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爲也
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
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

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爲請伏惟
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眞難
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
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疏遠此古人之事而執
事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
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
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
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
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
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
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
之在朝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
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譴之則夫
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紫月未有所聞則又
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
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
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

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
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
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
而捍其流波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以逐虎
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
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尤怒決裂之勢熹竊爲執事者
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
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閒
者議臣乃復抉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惟
其日待燕閒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悟於逸欲而法家拂
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
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
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
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
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
幷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
萬歲熹雖不武尚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
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爲明主言之矣顧疏賤之言未
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
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

言深分疏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爲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答路德章

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諭似所以處者亦未有盡善蓋若謂羞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厭請託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其得失既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能俯仰而忽然有所激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偪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卽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諭讀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墮於寡陋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

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飾問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
遂懲此而不問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
恥自同於飾問遂飲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
遂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
而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
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妨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
心也昨見編集春秋蓋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此
而妨吾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緒已成
精密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
以今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無大於此乃始惕然
自悔自咎蓋不獨爲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
乃不惟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
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偉然非流輩所
可及私心常所愛敬而區區之懷猶有未得盡者每竊以
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盡言之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
也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
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
本來道理卽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功夫迥

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既排闢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乎於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子細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卻眼前諸人卽此事無分付處矣

答陳師德

熹愚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勉旃而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

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答鄭子上 可學

前此所惠書歸來乃得之所論詳悉此間朋友難得如此會思索者今書所說易中庸亦甚子細今幷答去具在別紙更熟玩之自見曲折也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向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離不得彼書也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卻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不知歲暮或春煖能一來否此間難得人講論每深懷想耳

答杜叔高

示諭克己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爲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卻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嚇他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冷看成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能不失笑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諭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卻反爲人所誑

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悟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根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幸丈相會想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少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既不以老拙之言爲忤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爲忤也

答胡季隨

所諭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熟復再三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諭其言欲以洒落爲始學之事而可以力致皆不過如前書之說至引延平先生之言則又析爲兩段而謂前段可以著力令其如此則似全不曾看其所言之文理所謂反覆推究待其融釋者待字之意是如何而自以己意橫爲之說也大率講論文字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絮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有歸著矣是乃徒爲多事而重得罪於聖人何名爲講學哉故熹不敢復爲論說以增前言之贅但願且取前書子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終身不能得洒落

者此尤切至之論蓋纔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洒落者乃是疏略放肆之異名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眞實洒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洒落底功效判著且看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洒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個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自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敎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顏曾以上都無此等語子思孟子以下乃頗有之亦所不得已也樂記知言之辨前書亦已盡之細看來書似已無可得說但未肯放下此一團私意耳如此則更說甚講學不如同流合汙著衣喫飯無所用心之省事也其餘諸說未暇悉報願且放此兩段反復自見得從前錯處然後徐而議之則彼亦無難語者幸早報及也

答沈叔晦

示諭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諭嬾惰何以及此況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間亦有難險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顧以不鄙見辱之厚竊以所諭思之恐所謂聞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

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閒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
爾區區更願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
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閒便自可以見眞是之所
在向後所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
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
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
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
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
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
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蹤踏董仲舒而推尊
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
者甚衆甚衆

答汪子卿

一別叅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正思之
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淺薄所敢當者然足
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後冬深寒煖不常不審
尊候何如伏惟起處萬福熹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
今亦是老境平生爲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三復
來誨皆其力之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
意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味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

仁甚悉而所論反覆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以爲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已吾恐所謂不違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所措而所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諂無驕之問蓋自以爲至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諂無驕則尚局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是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校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況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諂無驕之下也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答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

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竊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麤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麟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篤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卻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已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爲如何也

答何叔京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於知丞學士執事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已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晩親有道麤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頹梁壞之歎倀倀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顧以鄙樸窮陋既不獲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趑趄於世求輔仁之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間者竊聞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謁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蓋嘗過聽游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寘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風心而承厚意自惟薄陋聲迹本疏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爲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於心也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覩以書意者高明抱道

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騖不可告語於是有取乎熹之
鈍愚靜退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旨
奥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
其振厲踴躍以爲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
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
而怠緩不敏反爲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愧然道之
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
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
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
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
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
熹之幸也其他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爲謝復
屬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顔盡
歡尊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
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而非所敢望也未間更冀
以時爲道千萬自愛進爲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
甚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
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卻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

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已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眞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卻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擡堕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爲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處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爲言如惻隱之類　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爲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間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

也

答張欽夫

所示彪丈書論天命未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彪丈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之意外也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熹昨聞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乎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眾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

以發之則是以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諭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卽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閒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爲幸於學者矣尚何疑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則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爲審其

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也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爲道無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

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

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
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
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爲善者也但
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
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
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
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卽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
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則
是但知仁之爲善而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卻於已發見處
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爲
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爲發見則是但知仁之
爲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爲性也又謂仁之爲道無所不
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
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
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
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
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
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爲精密而來諭每以愛名仁見病下

章又云若專以愛名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爲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爲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爲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之爲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無所不愛四字今亦改矣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論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卽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

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

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諭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卻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　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幷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又論仁說

熹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爲何說要之大本旣差勿論可也今觀所云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也）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飽饑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旣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

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用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爲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卽我之用始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又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其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卻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卻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幷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

仁爲然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與江東張憲啓

頃奉誤恩特令試郡屢陳危悃未許投閒懼留命以干誅已諏辰而就道伏念熹器非適用才不逮人粤自壯年薦罹災患暨茲晚景益就衰頹逝將屏迹於荒寒敢復萌心於仕進屬九重之過聽恥一士之遐遺曲賜甄收載加湔祓遂從祠館畀以郡章倦鳥依林久絕高飛之意潛魚在沼但知深入之安而況恩既厚則其責爲甚深力不能則雖勞而無補遂竊祈於罷免卒無幸於矜從輿病以來彊顏特甚近瞻斧繡益愧冠紳恭惟德厚望隆材宏用博適

布宣於使指已明謹於邦刑激濁揚清吏咸思於稱職持平履正人自以爲不冤矧是衰遲獲依庇冒載尋曩昔幸際光儀斂板趨庭茲不特少伸下吏之敬奉命承敎始有以深慰積年之思春令向深嘉生咸遂冀茂經於福履以前對於龍光頌願惟深敷宣莫既

與正言啓

懇辭使節敢擇地以求安申畀郡符忽自天而疏寵懷難回於上命耿莫遂於初心以數年衰朽之餘任千里撫摩之寄雖加强勉尤切淩兢伏念熹林壑閑蹤布韋故習少而慕古師出處於前修介不通今聒浮沈於流俗曩荷聖

神之眷屢加選用之榮當官而行蓋圖報上知難則止匪
欲爲高既疾痰之交攻且形神之俱耗久便田廬之偃伏
詎堪原隰之驅馳辭尊居卑豈爲貧而猶仕投閒置散或
揣分之誠宜敢期宸渥之過優復使侯藩之假守意昔時
之游宦固常習熟於鄰封謂晚歲之衰殘尚可從容於道
院然比年之非舊由積弊之相仍財賦既促而費用寖浮
田產不均而姦欺滋出要必更張而乃善恐非臥治之能
勝深虞五技之窮仰負九重之託伏惟正言大明國論力
振朝綱心正意誠蓋得本原之學諫行言聽汔臻膏澤之
流每於獻納之際容尤務推揚於疏遫肆如枯朽誤玷承
宣二千石之第循良已預慚於共理八十日而賦歸去初
何俟於終更悃愊之私剡摩罔既

謝政府啓漳州解罷得祠

迫憂患以求閒方陳危懇即便安而誤寵并沐殊私弗遂
懇辭迄成忝冒伏念熹學惟信已材不逮人生際休明豈
自甘於淪棄病侵遲暮久莫奉於馳驅比叨民社之臨猶
冀桑榆之效屬私門之變故致公務之弛墮黽俛旬時已
積簡書之畏顧瞻疇昔未忘香火之修仰洪造之不違服
明恩而已厚敢意便蕃之錫更陞論譔之華顧壽皇特達
之深知昔幸容其邀避而聖上丁寧之申命今復軫於眷

懷惟拜賜之無名屢騰章而自列重煩睿旨曲借寵光仰
戴皇慈欲終辭而不敢自憐未路知仰報之難圖祇命以
還措躬無所茲蓋伏遇丞相國公妙熙天緯獨運化鈞樞
相公力扶皇極獨運鴻樞參政
同知相公夙推眾望久贊化鈞欲儲材於巧鈍之餘適垂
意於事功之外遂令衰晚有此叨踰熹敢不思稱榮名勉
終素業考諸前聖倘不謬於正傳覺彼後知或少裨於大
化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辛幼安啓

光奉宸綸起持憲節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讋之威今聖上
選賢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暨慶譽交興伏惟某官卓犖
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藝文章亦
膾炙士林之口軺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閫一臨便收顯績
茲久眞庭之逸爰深正宁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張敞
處閭之日果致眷渥特畀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諭示君臣
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郡國之姦第恐賜環不容煖席
熹苟安祠祿獲託部封屬聞斧繡之來嘗致鼎禰之問尚
煩縟禮過委駢緘雖雙南金恐未酬於鄭重況一本薑亦
奚助於高明但瞻對之有期爲感欣而無已

回謝解元啓

待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牋

披味以還感藏難諭解元先輩學高庠序行著州閭疇昔
旦評已推高於前列厥今歲舉反見屈於後來顧輿議之
弗平宜壯圖之未快然察四端之固有第間辭遜之心旋
觀三揖之彌文蓋敦廉退之節矧是專經之舊豈忘立教
之端諒考聖言益愧賢業捄洙泗斷斷之弊尚及此時致
唐虞濟濟之和更期異日

與長子受之

早晚受業請益隨眾側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册子
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
省切要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
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
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
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淩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
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
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過者益

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已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間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

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答鄭子上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卽人欲便行矣通書等何故不曾寄去今往一本所擬附錄數條亦略要見脈絡相連處耳不足深致疑於其間也但第三十六章注中二字當作一字西銘卒章兩句所釋頗未安試更思之如何向來諸書近來整頓愈精密矣只是近處難得學者肯用心耳此道之傳不絕如綫甚可憂歎惟冀益加勉厲以副所望

答竇文卿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辨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槩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已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

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爲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煩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德章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用力處吾輩觀此眞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答楊子順

所諭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只如此做閒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是略以其效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已之所急但其效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卽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正指其發處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爲性也鐘磬有特懸者有扁懸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閒則絲竹之音皆爲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爲作止之節其扁懸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八音之閒而不相淩也不知今世所謂大樂者其制如何但

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魂氣之說近之但便謂魂爲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卽所謂魂耳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然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閒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馬肝不須深論也至於書中所說則狷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爲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閒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麤疏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卻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儀禮此閒所編已略定便遽未暇詳報亦恨賢者未能勇於自拔不能一來共加刊訂耳

答李巽卿

所諭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卻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閒計度也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收書雖見鄉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

以自得乃爲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爲有諸己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功夫也

答程次卿

示諭存心之說此固爲學之本然來諭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

答楊宋卿

前辱枉手啓一通及所爲詩一編吟諷累日不忍去手足下之賜甚厚吏事悤悤報謝不時足下勿過憙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麤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爭逐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熹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

下意姑道一二盛編再拜封納幷以爲謝

答許順之

示諭記中語病的當改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以用力之方則未有不反爲之累如何大抵見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漏綻處得公如此琢磨爲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兩書皆有來意甚慰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熹論語說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終未見道體親切處如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類皆未有實見處反思茫然爲將奈何熹比因堂劄促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萬一諸公不欲如此得一教官之屬南去卽相見之期近矣但分別之事豈可預料耶山間無他事歲豐米賤農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也

答許順之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間幾絕講矣幸秋來老人麤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眞是一盲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爲何如卻一語也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擧似石丈如何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然其說不一獨吾友之言爲當然

亦有未盡處後來劉帥遣到人時已熟遂輟行要之亦是不索性也

答許順之

今歲卻得擇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此多是悠悠度日自茲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知能終不退轉否耳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慊慊人深爲可懼耳向所論敬字不活者如何近日又見此字緊切處從前亦只是且如此說擇之必相報矣

答許順之

承上已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據舊本爲定若顯然謬誤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闕誤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以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眞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千萬千萬舊來亦好妄意有所增損近來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看破極有可笑者或得朋友指出所幸當時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塗改耳亦嘗爲人校書誤以意改一兩處追之不及至今以爲恨也

答許順之

文字鏤版有次第否無異論否徐柯二丈通問否學之不

講似是而非之論肆行而漠之禁所欲言者非書可既

答許順之

石兄書來云順之旦夕到彼深欲去相聚以此聞事緒牽繫動不得屈指月日直到來年春夏間始得少閒耳幼兒未有讀書處甚以爲撓地遠不能遣去尤溪甚可恨也經閣所要二書偶未有本俟有寄去

答許順之

閣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修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熹因循苟且今將老矣而進修之功略不加進於此每有愧焉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答許順之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古田宰聞之亦欲效顰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行於尤川矣天下事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彊如何耳觀此可見也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麤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許順之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鄧尉持己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許順之

潮州有一許敬之者聞嘗相過甚好不知謝簿識之否煩爲問云今在何處因書報及陳君詩亦佳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爲佳耳

答李敬子

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賓興之詩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

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矣

答李敬子

燔嘗謂欲君德之選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

欲强甲兵當倣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大槩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爲空言也

答李繼善

中間棊慘諒不易堪所示條目已悉奉報矣幸更參考之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策苟能勵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答陳道士

示及諸賢題詠之富得以厭觀欣幸多矣又聞更欲結茅山巔巖棲谷飲以求至約之地此意尤不可及但若如此則詩篇法籙聲名利養一切外慕盡當屏去乃爲有下手處又不知眞能辦此否耳

答任行甫

承有來期尤以爲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爲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墩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以爲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俟面見乃可決爾

答許進之

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不見讀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者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答李近古

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又云小輟功夫取而詳味不知是輟何功夫此語尤不可曉

答吳伯起

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閒衰懦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

恃此便爲究竟也

答呂紹先

承諭亦苦貧此吾輩之常惟當益堅所守庶不墮先訓爲佳耳

答江端伯

示諭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惟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王星庭子明覆校
侯官馬　申宏甫分校
侯官林昌謨子宏分校